
黑暗之刺

A Stab In the Dark

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
陈佳玲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5-44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暗之刺 / (美) 布洛克著; 陈佳玲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1
(马修·斯高德系列)

ISBN 978-7-80225-228-8

I. 黑... II. ①布... ②陈...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0466 号

A Stab In the Dark

by Lawrence Block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07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谢刚 主持

黑暗之刺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; 陈佳玲 译

责任编辑: 于彦琳

装帧设计: 艾 莉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092 1/32

印 张: 6.875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5 月第二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228-8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午夜文库

劳伦斯·布洛克

马修·斯卡德系列



劳伦斯·布洛克 Lawrence Block (1938——)

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，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。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，还跨越大西洋，完全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。

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两个奖项，爱伦·坡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钻石匕首奖均肯定了劳伦斯·布洛克的大师地位。此外，他曾三次荣获爱伦·坡奖，两获马耳他之鹰奖，四获夏姆斯奖（后两个奖项都是重要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奖项）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的作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系列：

马修·斯卡德系列：以一名戒酒无执照的私人侦探为主角；

雅贼系列：以一名中年小偷兼二手书店老板伯尼·罗登巴尔为主角；

伊凡·谭纳系列：以一名朝鲜战争战期间遭炮击从此睡不着觉的侦探为主角；

奇波·哈里森系列：以一名肥胖、不离开办公室的、自我陶醉的私人侦探为主角。

此外，布洛克还著有杀手约翰·保罗·凯勒系列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生于纽约布法罗，现居纽约，已婚，育有二女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年表

- 1966 《睡不着觉的密探》
- 1976 《父之罪》《在死亡之中》
- 1977 《谋杀与创造之时》《别无选择的贼》
- 1978 《衣柜里的贼》
- 1979 《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》
获尼罗·伍尔夫奖
- 1980 《阅读斯宾诺沙的贼》
- 1981 《黑暗之刺》
- 1982 《八百万种死法》
- 1983 《画风像蒙德里安的贼》
《八百万种死法》获夏姆斯奖
- 1986 《酒店关门之后》
- 1987 《酒店关门之后》获马耳他之鹰奖
- 1989 《刀锋之先》
- 1990 《到坟场的车票》
《刀锋之先》获夏姆斯奖
- 1991 《屠宰场之舞》
- 1992 《行过死荫之地》
《到坟场的车票》获马耳他之鹰奖
《屠宰场之舞》获夏姆斯奖、爱伦·坡奖
- 1993 《恶魔预知死亡》
- 1994 《一长串的死者》
《把泰德·威廉斯交易掉的贼》
- 1995 《自以为是亨弗莱·鲍嘉的贼》
《一长串的死者》获爱伦·坡奖
- 1997 《向邪恶追索》《图书馆里的贼》
- 1998 《每个人都死了》《杀手》
- 1999 《麦田贼手》《黑名单》
- 2001 《死亡的渴望》
- 2003 《小城》
- 2004 《伺机下手的贼》
- 2005 《繁花将尽》

1

我没有看见他走进来。我坐在阿姆斯特朗后排那个我一向坐的位置上。午餐的人潮已经散去，吵闹的声音也降了下来。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，现在你毫不费力就可以听得很清楚。外面一片灰蒙蒙的，吹着可怕的风，空气中含着雨意。不过，待在这家位于第九大道的酒吧里，一边喝掺有波本威士忌的咖啡，一边读《邮报》上有关第一大道砍人的报道，这种天气还真合适。

“斯卡德先生吗？”

他大概六十岁左右，高额头，淡蓝色的眼睛前架着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，变灰的金发服服帖帖地伏在头皮上。他大约五尺九寸或十寸高，一百七十磅上下，肤色白皙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鼻子瘦削，嘴小唇薄，穿着灰色的西装、白色的衬衫，

戴着红黑金三色条纹领带。他一手提着公事包，一手拿着雨伞。

“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我朝我对面的那张椅子点点头。他坐下来，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皮夹，递给我一张名片。他的手小小的，上头戴着共济会^①的戒指。

我看了名片一眼，还给他。“抱歉。”我说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我不需要任何保险，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卖给我的。我的风险很高。”我说。

他发出一种类似紧张的笑声。“老天啊，”他说，“你当然会这么想，不是吗？我不是来向你推销东西的。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写个人保单了。我专门负责公司团体保险。”他把名片放在我们中间的蓝格子桌布上。“拜托你。”他说。

从名片上看，他的名字是查尔斯·伦敦，共同人寿新汉普夏总代理。地址在松树街四十二号，位于市中心金融区内。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，一个在市区，另外一个的区域号码是914。应该在北边郊区，也许在韦斯特切斯特郡。

当特里娜过来为我们点饮料时，我手中还拿着他的名片。他点了杜瓦牌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，我则还有半杯咖啡没喝完，等特里娜走开听不见我们的谈话声时，他说：“法兰西斯·菲茨罗伊向我推荐你。”

^① 共济会，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带乌托邦性质的家教团体，宣扬博爱的思想，以及美德精神。

“法兰西斯·菲茨罗伊？”

“菲茨罗伊警探。第十八分局。”

“哦，弗兰克^①，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。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第十八分局。”我说。

“我昨天下午和他碰的面。”他把眼镜拿下来，用餐巾擦亮镜片。“他向我推荐你，这我刚刚说过了，当时我决定考虑一个晚上再说。我都没怎么睡。今天早上我有约会，然后我到你住的旅馆，他们告诉我在这里可能找得到你。”

我让他继续说。

“斯卡德先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是芭芭拉·埃廷格的父亲。”

“芭芭拉·埃廷格。我不……等一下。”

特里娜端着他的饮料过来，放在桌上，一言不发地走开。他握住杯子，但是没有把杯子拿起来。

我说：“冰锥大盗是我知道这个名字的原因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九年。”

“她是受害人之一。我那时候在布鲁克林工作。柏根街和平林区的第七十八分局。芭芭拉·埃廷格。是我们分局的案子，不是吗？”

^① 弗兰克是法兰西斯的昵称。

“是的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让记忆回到脑海中。“她是后面几个受害人之一。应该是第五或第六个。”

“第六个。”

“在她后面还有两个，然后他就洗手不干了。芭芭拉·埃廷格。她是个教师。不对，不是教师，但类似这样的工作。一家日间托儿所。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。”

“你的记忆力不错。”

“应该可以更好的。但是我只处理到判定又是冰锥大盗后，就把案子转给专案承办人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城中北区。事实上，弗兰克·菲茨罗伊那时候就在城中北区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我突然记起那时候的感觉。我记得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厨房里，死亡不久的腥臭味压过烹煮食物的味道。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油毡上，衣衫凌乱，身体上有数不清的伤口。我记不得她的长相，只知道她死了。

我喝完我的咖啡。真希望我喝的是纯波本^①威士忌。坐在我对面的查尔斯·伦敦喝了一小口他的苏格兰威士忌。我看着他金戒指上的共济会标志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那些标志代表什么意义，还有这些标志对他个人而言又代表什么。

我说：“几个月的时间内，他杀了八个女人。从头到尾都

^① 波本酒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蒸馏酒之一。它是美国本土出产的蒸馏酒，所有波本酒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在美国生产；其配方中包含至少51%的玉米。

使用相同的犯案手法，大白天里在被害人的家中展开攻击，用冰锥戳得伤痕累累，攻击了八次以后销声匿迹。”

他什么都没说。

“九年后他们逮到他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两个礼拜以前吗？”

“快三个礼拜了。”

我没有特别用心读那则新闻报道。两个上西城的巡逻警察在街上拦住一个行迹可疑的人，搜身时翻出一把冰锥。他们把他带回警察局，清查他的档案，发现他刚服完在曼哈顿州立医院的延长拘禁。有人多事问他干吗带把冰锥在身上，他们还真是走运。在大家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前，他就全盘招认那一长串还未破案的谋杀案。

“他们登出了他的照片，”我说，“小个子，不是吗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。”

“路易斯·皮内尔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。他把手放在桌上，指尖对着指尖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我看他一定觉得如释重负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凶手终于被抓到了。
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

音乐正好在这时停下。收音机里播音员在推销一本奥多本协会^①出版的杂志。我等它结束。

① 奥多本协会 (National Audubon Society)，美国一个致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环保组织，根据著名鸟类学家、探险家、野生动物艺术家约翰·詹姆斯奥多本的名字命名。

“我真希望他们没有抓到他。”查尔斯·伦敦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没有杀害芭芭拉。”

后来我回到座位上读完三份报纸，报道中大略提到皮内尔招认了七件冰锥大盗残杀案，但是他否认第八件是他干的。就算我先前已经看过这则消息，我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。谁知道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犯在事情过了九年后还能记得些什么？

根据伦敦先生的说法，皮内尔并非仅凭记忆，他还有在场证明。在芭芭拉·埃廷格被杀的前一天晚上，皮内尔因东二十街一家咖啡店服务员的控告而被警察带走。他被带到贝尔尤维医院观察了两天才放出来。警方和医院都记录得十分清楚，芭芭拉·埃廷格被杀时，他被关在禁闭室里面。

“我不断告诉自己他们一定弄错了。行政人员记录进出院的日期可能会出错。但是他们并没有弄错。皮内尔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是斩钉截铁。他十分愿意招认另外七件谋杀案，我推断他多少从此为荣。但是别人将他没犯的案子栽赃给他让他着实气愤。”伦敦说。

他拿起杯子，根本没喝又放下来。“几年前我就放弃了，”他说，“我认为永远抓不到杀死芭芭拉的凶手是理所当然的。一连串的杀戮突然停止，我猜这个杀人犯不是死了就是离开这里了。我幻想他经历了片刻的神志清明，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于是自杀了。假如能让我继续相信这个幻想，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，我猜想这类的事情偶尔会发生，正如一位警官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。接着我就想，芭芭拉是因为自然的不

可抗力而死的，就好比说她是死于地震或水灾。杀她的力量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办法知道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想我了解。”

“现在一切都改变了。芭芭拉并非死于不可抗力。芭芭拉是被人谋杀的，而且杀她的人把她的死布置得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。杀死她的人肯定是个十分冷静和精明的杀人犯。”他闭了会儿眼睛，脸部一侧的肌肉抽动着。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她是无缘无故被杀死的，”他说，“然而，今天，情形更糟，我明白她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被杀死的。对我而言，这实在太可怕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去找菲茨罗伊警探，看看警方现在打算怎么做。事实上，我不是直接找上他的。我去了一个地方，他们再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。他们把我踢来踢去，你明白的，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我知难而退，不要再麻烦他们了。最后，我终于找到菲茨罗伊，他告诉我他们不打算缉拿杀害芭芭拉的凶手。”

“你希望他们做什么呢？”

“重新调查这个案子。着手侦查。菲茨罗伊让我明白我的要求不切实际。我原本很生气，但是他把我说服了。他说这是九年前的案子，那时候没查到任何头绪和嫌犯，现在当然更加不可能。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完全放弃这八件杀人案。现在有七件能结案纯粹是意外之喜。对于还有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件事，他或是任何一位和我谈过话的警官似乎一点都不在乎。我猜有成堆的杀人犯逍遥法外。”

“我想恐怕的确如此。”

“但我对这个特别的杀人犯有特别的兴趣。”他的小手握成了拳头。“她一定是被一个她认识的人杀死的。这个人还来参加她的丧礼，假装为她哀伤。天呀，我无法忍受。”

有几分钟我一言不发。我向特里娜使了个眼色，要她过来点饮料。这次我点了一杯纯酒。我已经喝够了咖啡。她把酒端过来，我一口气喝掉半杯。我感觉到它的热气流遍全身，驱走了一些寒意。

我说：“你要我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你找出杀死我女儿的人。”

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。我说：“也许没有办法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就算有一条线索，经过了这九年也不管用了。我又能做什么警察做不到的事呢？”

“你能够尽力去做。这是他们做不到，或至少是不愿意做的事，不管哪种说法结果都一样。我不是在指责他们不肯重新调查，但问题是，我要他们重新调查，而我又对他们使不上力，但对你，我可以雇用你。”

“不见得。”

“麻烦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你不能雇用我，我不是私人侦探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菲茨罗伊说——”

我继续说下去：“他们有执照，而我没有。他们会填表格，写三份一式复写的报告，他们用单据报支出账——申请退

税，他们做那些我不做的事。”

“斯卡德先生，那么你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我耸耸肩膀说：“有时候我帮别人忙，接受我帮助的人给一些钱，作为回报。”

“我想我明白。”

“你明白吗？”我把剩下的酒喝光。我想起布鲁克林那间厨房里的尸体。白色的皮肤，刺开的伤口旁黑色的斑斑血迹。

“你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，”我说，“你最好先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真有个凶手逍遥法外，就算我真的有办法把他找出来，但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不会有什么证据留下来的。不可能在某人放五金工具的抽屉里找到沾染了血迹的冰锥。我可能运气好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，然而这东西却不足以拿来放在陪审团面前作为呈堂证物。某人杀了你的女儿至今仍逍遥法外，这件事让你痛心。但是，如果你知道是谁做的，却又拿他无可奈何，你不会觉得更加沮丧吗？”

“我还是想知道。”

“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。你自己说的——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。不知道那个理由，你可能会活得快乐一点。”

“有可能。”

“但你想冒这个险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吧，我想我可以试着和几个人谈一谈。”我从口袋里拿出笔和记事本，翻到空白处，把笔套拿掉。“我们现在就开

始吧。”我说。

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我记了一大堆笔记。这中间，我又叫了一杯双份波本威士忌。他则叫特里娜把他喝的东西收走，倒一杯咖啡给他。我们结束谈话之前，特里娜为他续了两次杯。

他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哈得逊河上游的黑斯廷斯。芭芭拉五岁的时候，他们从市区搬到那里，那时她的妹妹林恩三岁。三年前，也就是芭芭拉去世六年后，伦敦的太太海伦因癌症去世。他现在一个人住在那里，每隔一阵子他就有把房子卖掉的念头，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房地产经纪人谈到贴告示出售的事。他认为他迟早要这么做的，到时候他可能搬到市区里或在韦斯特切斯特找间花园公寓。

芭芭拉活了二十六年。假如她还活着，现在应该三十五岁了。她没有小孩，死的时候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了，伦敦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。讲到这件事，他的声音都变了。

道格拉斯·埃廷格在芭芭拉死后数年再婚。他们结婚时，他是政府福利部门的环境调查员，谋杀案发生后不久，他就辞掉这份工作，改行做行销。他第二任妻子的父亲在长岛拥有一家体育用品店，他们结婚后埃廷格成为合伙股东。埃廷格现在和妻子住在米尼奥拉，有两个或三个孩子——伦敦不太确定数目。埃廷格一个人来参加海伦的葬礼，伦敦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和他联络，也从未见过他的现任妻子。